

秋荷(外二首)

□ 李光明

夏的喧闹
在蛙鸣里渐远
你擎着荷叶
与风,交换沉默

淤泥深处
藕丝还牵着
夏日的歌
而你,把自己
站成,秋的挺立

每一片碧荷
都是时光的信笺
写满夏的故事
在秋的池塘
诉说着不懈的坚韧

粉色的梦
沉进水底
托起一池月光
听,时光剥落

● 秋日的池塘

静谧池塘中,绿意渐淡
夕阳余晖里,秋荷轻展身姿
金黄与深红间
书写着秋日的诗篇

枯黄的叶,轻轻颤抖
诉说夏天的故事
迎接秋天的凉意

那些曾经绽放的美丽
早已在心底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水面泛起微波
仿佛时间轻轻脚步
走过,却不留痕迹

● 秋日蔷薇

阳光斜照,秋风微起
蔷薇在庭院角落盛开
粉红的花瓣,轻轻摇曳
在诉说,静默的故事

夏日热烈奔放
秋日清幽淡雅
不言语,却有千言万语
诉说生命的坚韧与美丽

它不与百花争春
独自守候,秋日的温柔
每一朵,都承载着过往
在时光里沉淀,静静绽放

风中,蔷薇傲然挺立
美,不仅是瞬间
更在——漫长的岁月流转里

秋日蔷薇的魅力,不张扬
在每个归家的黄昏
总有那么一抹,温暖如初的色彩
等着你我回到家园



儿时记事起,就住在环城路168号租赁的一间房子里。

环城路南起李公堤,朝北穿过大中路西门口,直抵长江南岸。环城路两边的房子都是东西朝向。老屋的家,大门朝着西边,进门一个厅堂,左手边我家居住,也就十四五平方米大小。右边房东自居。

夏季来临,房间朝西的窗户,要挂上一个遮挡西晒的布帘子。太阳落山后,门口的人行道,晒得热气烘烘,准备晚上乘凉,要挑来井水,朝地面泼洒降温。晚饭前,把竹床和单人床架好,铺好竹席。晚饭后,大人们先把孩子们的臭汗洗掉,上痱子粉,或光着腚子或穿上背心短裤,抱到竹床上。大门口人行道面积有限,也就我家和房东两个临街的窗户加一个大门的长度。居住在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乘凉的竹床或用两条板凳架起来的木板床,都是紧挨着的。家里有张竹床,床面用得通红了。母亲说,这竹床比我年龄大。

夏天来了,就会把这竹床从进厅堂的大门角落里搬出来用,夏天过去了又会依旧搬回去,立在角落里。

记得年过七旬的老作家马未都先生曾直言:人,一辈子,活的就是年轻。

回望来时路,眼前时会顿现出一群活力满满精气神爆棚的年轻人披着霞光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在树下哼着小曲儿,那清亮的歌声一定能穿越蓝天、绿水、草地……那歌声一定飘荡着满满的青春回忆,一定是飘荡在洒满鲜花的校园里。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从前念念不忘的记忆总是每每课前的铃声一响起,在静待任课老师入课堂前的几分钟时间里,大家的小手一定会齐整放在课桌上,笔直地端坐着,竖起耳朵听站立的班长挥手起调:“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在欢快的童声中,我们都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那时,满怀豪情颂唱最多的是《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未来》……那会儿,教师都会让我们把整首歌唱完,才会踱步手执木制教鞭夹着整齐书本随着歌曲尾调儿踩着节奏轻缓步入教室。绝不会猛地让飘荡教室上空的清亮音符戛然而止的。

“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阳光雨露哺育它,快快长大,快快长大……”“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不知不觉地就和我们渐行渐远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响彻着新校园的歌声,这不息的歌声在我们出世的心灵深深扎根。犹如原浆,醉人心魄;荡气回肠,直抵心魂。

有一些日子了。在一次归途中听车载音乐轻缓播放着“白蜡树叶飘,飘在夜空;瓶中微笑的你,留给黑夜的歌;依稀模糊的你,为我留下了香。顾力木图路啊,伤心的回忆,酒香飘过,我也走过。”

暗夜的车厢,我,一下子就被这舒缓深沉奔放的旋律吸引:寒凉和苍凉交织,音色浓郁且让人沉醉。

边听边冥想着,一个有情怀男人为何会怀着无尽的牵挂和不尽的眷恋?为何会撩拨心弦拨动琴弦,游弋戈壁,撩拨着

夏夜纳凉

□ 万九如

夏夜来得晚,白昼时间长,这个时候落日下去了,但天还是明晃晃的,洗完了澡的娃娃们,这个时候是最高兴的时光,稍小些的在竹床上蹦来蹦去,大些的或摆好棋盘下棋,或取出扑克打牌。

晚上有小贩在街头巷尾叫卖,一名妇女提着竹篮子,卖“蓝花干子”的清脆叫声,还记忆犹新。豆制品的蓝花干子,现在没有人做,豆腐厂的老师傅说,“蓝花干子”失传了。

还有挑着玻璃柜担子,卖酒糟的,两三层的柜子里放着盛了酒糟的小碗,小碗里有一个勺子。一碗卖价也就角把钱。

年轻的女孩子或少妇,乘凉就矜持多了,要穿好长衣裤。天略微凉快了,就会回到内室去睡。实在是最热时,要整夜在外面露宿,也会把蚊帐架起来。

临近子夜时,大人会把孩子叫醒,把下午没有吃完的粥或绿豆汤、剩菜吃掉,以免隔日变瘦。有一回,母亲把我叫醒,拿一个梨给我吃,我睡意正浓,迷糊中,啃了两口,把梨子扔了,倒头继续睡去。

不是三伏炎夏,大人这个时候会把孩

再回到从前

□ 黄河浪

自己思伤的幽情?

我不得不承认,细听这直入心扉、磁性浑厚、历经沧桑的深沉嗓音,深深触动夜归徘徊的灵魂不足以为怪。静听歌曲的自己也似乎像歌手一样陶醉在戈壁滩上的一个小酒馆,远见一条阔街望见一个影单的人,伴随着凄婉的旋律飘荡在沉沉的暗夜。

使劲地听,这首歌的动人处就是旋律一响起,就能感知到这首歌词曲人也像佳酿一样,有一定的年份了。

当时,同行的老友就简单介绍说这首歌曲是真实地记录了歌者狼戈那段辛酸苦辣的经历和过往,是在用心忏悔自己失去了很多与歌者一起走过寒天夜凉的兄弟,悔不该让慈祥的母亲为歌者流了太多的苦泪。歌手用歌词记录下人生挽歌,用曲谱写自己的人生故事,猜想,狼戈想要唱诉的终极意义也是积极意义就是从前的沧桑,宛如平常一首歌。抬起头,擦干泪,迈开步,直起腰,继续人生,人生继续。

我想,能够打动人的好歌注定是深情的好歌。小时候,“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温暖了人们漫长的童稚回忆;永不过期的青春期,我们又时常不由自主轻声哼唱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可是,那时我们哪里知道那时的那些花儿也都在迷茫并紧张地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精彩绽放如花儿朵朵!

“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 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一直到现在,听到一首入心的好歌就仿佛回到了从前,或许是因为我们仿佛从歌中听到了自己的故事,看到了来时的足迹,从而明白我是谁?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歌中摇曳的是人性的美丽,旋律中飘荡的是人生的况味。

时位移人。人,正因了性别不同、年龄不异、经历不一、处境不利、位置不佳时都可以从凡俗的歌声里品味到人生哲趣。

不敢否认,一首好歌,并不单单取决于激昂亢奋或节奏舒心,而是只有从柔弱

子叫醒或抱进屋睡。贪凉而不愿进屋,要把床单或棉毯给孩子盖上。贪凉而整夜在外面露宿,早上醒来,手脚都是软绵绵的,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幼时读《水浒传》,记得“智取生辰纲”时,绰号白日鼠的白胜,挑着一担酒到黄泥冈,口中唱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旧时降温的工具只有摇动的扇子,理发店吹风降温要用人工通过滑轮,拉动大帘子在人头上摆来摆去。

下放到茅山头垦殖场,结婚成家后,酷暑季也还在外面露宿。1976年从庐山脚下买了几根大毛竹,请人做了竹床。1982年,买了一台台式风扇,夏夜酷暑靠这台风扇放在外室整夜摇头吹拂,从此就不再在外面露宿了。请人做的竹床,慢慢不再用了,搬到大中路,竹床是个累赘,就放到办公楼的后面,靠着墙,日晒雨淋。后来也不知所终。

前几日回到满庭春小区,看到几个老妪,在树下乘凉,我说,搬个竹床来乘凉吧。一老妪说,现在哪还有竹床呢?

内心唱出的歌,一定能够进驻大多数人的寸心。也就是说,打动大多数人心扉的,一定是从心底深处或者说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心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好听的歌不一定都动情,但,动情的歌一定好听。我们这岁数的人多爱纵情谈论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歌经典,经典老歌确实穿越时空,荡气回肠,好听耐听。

其实,在我看来,准确地说应该是那个年代我们这代人正青春,正年轻。黄金年代里飘出来的歌声自然首首都是金曲,厚厚手抄本抄录句句歌词都是甜蜜的歌儿,无限好啰喂;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啰喂耶。

美哉,歌声!我们时代的歌声。是时代的歌声让我们这代人在物质并不富裕的日子里精神始终很富有。

落叶伴雨下,冬去春回转。倏忽间记起了美国的著名唱作人、艺术家和作家鲍勃·迪伦唱过的著名老歌《答案在风中飘》:风还会回来吗? 答案在风中飘。

又一年的冬天,她傍晚煮姜茶。煤炉上的铝壶咕嘟咕嘟响,她把磁带推进那台红“海燕牌”卡式录音机,一声“咔嚓”的轻响,像谁轻轻叩了下记忆的门环。

磁带转到第二遍时,杂音突然大了。磁鼓刮过磁头的刺啦声里,我听到一个声音从记忆深处浮上来:“这歌最傻,哪有什么从前能回得去?”我忽然懂了“再回到从前”的有些从前,注定要成为永远的远方;可那些藏在旧磁带里的温度,那些没说出口的“慢些”,早已长成了我们生命的年轮。再回到从前? 不必了。

此时,耳畔再度响起张骜哲的歌曲《再回到从前》,听来依然感喟,感喟依然。词句都不错,超越了单纯的怀旧。触及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深刻反思。个人的命运,身世浮沉雨打萍,其渺小程度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如果时光可以逆流,我们是否能够真正领悟生活的意义;如果再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又是是否会明白,生活重点;不怕挫折打击,没有空虚埋怨,让我看得更远!

濂溪莲事

□ 吴盛福

嘉祐六年,梅雨把浔阳江畔的青石路浸得发亮。周敦颐披着蓑衣立在官署后园,看着匠人将一方方青石嵌进池沿。新凿的莲池方方正正,像块砚台嵌在青砖地中间,池底铺着从修河捞来的细沙,池水漾着天光,泛出浅碧色。

“大人,这池子有三尺深,引了濂溪水来,淤泥是从南湖挖的,肥得很。”老仆周忠捧着半袋莲籽,指腹摩挲着褐红色的种皮,“只是这时候下种,是不是晚了些。”

周敦颐接过莲籽,指尖沾了点池边的湿泥。他来江州上任已过半载,衙署后园原来是一片荒地,前些天清理时发现地下埋着块断碑,隐约见“濯纓”二字。“草木有本心,何间早与迟。”他蹲下身,将莲籽一粒粒按进池泥,指缝间的泥星落在青布官袍上,像溅了些墨点。

那时江州刚遭水患,前任通判借赈灾之名扣粮款,百姓怨声载道。周敦颐到任时,仓廩只剩半窖陈米,府库账簿糊得像一团乱麻。他带着书吏清查了三个月,查出贪污银钱三千余贯,涉案小吏跪满了大堂,有人偷偷塞来金锭,被他掷在地上,金锭滚到阶下,映得廊柱上“公正廉明”的匾额愈发刺眼。

“周大人是真爱莲。”百姓私下里说。却不知每夜审账后,他总爱到濂溪岸边走走。溪水潺潺绕着城郭,两岸芦苇丛中,偶有白鸟惊起,掠过月光下的水面。

入夏时,莲池竟冒出些圆叶,像浮着几枚碧玉。周敦颐常在退衙后蹲在池边,注视卷着晨露舒展的新叶。

一天,主簿送来公文,见他正用竹竿细打捞池面的浮萍,官袍下摆沾了草叶也不顾。“大人,南昌知府遣人送了礼来,在门房候着。”主簿话音刚落,就见周敦颐直起身,眉宇间凝着霜色。

送礼的是个锦袍商人,见了周敦颐就笑:“小女嫁在江州,听闻周大人爱莲,特从家乡带来些莲盆,说是贡品呢。”门房外停着辆马车,装着十二盆碗口大的白瓷莲,花瓣上还沾着金粉。

周敦颐没看那些莲,只盯着商人:“去年水患,南昌府拨的赈灾粮,迟了半个月才到江州,致使东乡饿死七人。这事,你可知道?”商人脸上的笑僵住了,支吾着说不出话。“这些莲,你拉回去。”周敦颐转身时,袖角拂过门边的石狮子,“若真心爱莲,不如多修几处堤坝吧。”

莲池的花渐渐开了,粉白相间,风过处,香气漫过官署的围墙。百姓们路过,常站在墙外踮脚往里望,说周大人种的莲,比别处的香。周敦颐听了,就让人把后园的角门打开,任由人们进来赏莲、折莲,只是嘱咐不可伤了莲茎。

一天,有个老妇人抱着个陶罐来。罐里是新晒的莲子,妇人说:“小孙儿前天在园里折莲蓬,不慎跌进池里,多谢大人亲自跳下去救了他。这点莲子,是俺家自己种的,不值钱。”周敦颐看着陶罐里饱满的莲子,想起那天救孩子时,官袍被池泥染得斑驳,却在孩子衣襟上闻到了莲香。他收下莲子,回赠了两本自己抄的《论语》。

秋天快过完了,莲池结了莲蓬。周敦颐上衙役把莲子摘下,分送给街坊。有人说这莲子该留给官府人员享用,他却摇头:“莲生于泥,却结出清甜的子。百姓如泥土,滋养了万物,这莲子本就该还给他们。”

离任前一夜,周敦颐又来到莲池边。月光落在残荷上,池水映着他的影子,他的鬓角已有些霜白。周忠收拾行囊时,发现他的官袍肘部磨出了洞,里衬打了三层补丁。“大人,九江百姓凑钱做了件新袍,托我给您送来。”周忠捧着一个蓝布包,声音有些哽咽。

周敦颐打开布包,见是件素色杭绸袍,针脚细密,衣角绣着朵小小的莲花。他摩挲着那朵莲,忽然笑了:“告诉百姓,心意我领了。这袍子,留给后尊吧。若他也爱莲,便知这袍子的分量。”

后来,人们在池边建了座小亭,叫“爱莲亭”。再后来,周敦颐葬在庐山脚下的母亲墓侧,墓前也凿了方莲池。每年夏天,池里的莲花都开得极盛,风过处,香气能飘到十里外的濂溪岸边。三三两两的孩童摘了莲蓬,剥开莲子往嘴里送。